景印宋本
附釋文尚書註疏
(四)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周書凡四十一篇九篇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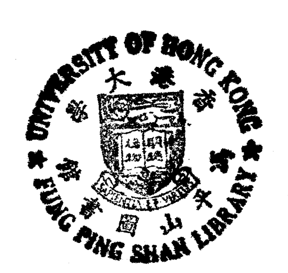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

疏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



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

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度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孔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

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爲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

疏 傳大會以誓衆　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疏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 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揔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揔戒之也

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疏 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 疏 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以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疏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 疏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

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後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

疏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剥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

疏 傳悛改至之甚 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

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群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鬭之爭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為于為反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

疏 天佑至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

疏 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

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億十萬曰億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

疏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厎之履反

疏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朝是已親若言家内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上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群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巡也

疏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揔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盍反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

疏傳鮐背至小人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棃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棃故鮐背之耇稱棃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況付反

疏傳過酗至罪同　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

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究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

疏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旣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

疏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巳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説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巳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詠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剥喪元良賊虐諫輔剥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息浪反長丁丈反

疏傳剥傷至殺之　正義曰説文云剥裂也一曰剥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剥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巳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推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周至至仁人　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自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疏今朕至有光　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推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推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　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循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勗許王反下同將子匠反下注並同

疏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　傳勗勉至克矣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

頭○懍力甚反 疏 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
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頓民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
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躰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上已音以上時掌反 疏 傳是其至已上 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

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 傳言天至法則 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卧反 疏 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

行法天明道為之軌御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斮側略反又士略反朝張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

疏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徐音敷又普胡反

疏 傳痡病至及遠 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綺反褻息列反

疏 郊社至婦人 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

疏 傳祝斷 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

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既反疏傳迪進至之功　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若紂至之致　正義曰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後漢有音居長

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賁音奔稱尺正反**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

疏　武王至牧誓　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

傳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推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擧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傳勇士至夫長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早旦疏傳是○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克至早旦　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傳紂近至紂戰　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鉞以至苦之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向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　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 亞旅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 傳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 疏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徐起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 疏 傳八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其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 疏 傳稱舉至干楯 正

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言無晨鳴之道○牝頻引反徐扶忍反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

疏 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揔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貴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

疏 傳妲己至用之 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 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

疏 傳昏亂至鬼神 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弃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弃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踈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徐甫婢反下同宄音軌疏傳使四至都邑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刼奪刼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揔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愆去虔反疏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玉反刺七亦反疏傳夫子至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

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疏傳貔執夷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縠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縠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馬云役爲也爲于偽反

疏傳商衆至之義　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疏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爲法　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

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尒有神裁之蒯瞶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耳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

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華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絲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

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亘本又作桓籩音邊上時掌反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燔音煩

疏惟一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月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

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惣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疏　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巳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巳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巳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採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巳後雖十六日始生魄

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惣牛馬○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字俻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

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傳謂后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傳后稷至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大音太肇音兆王

迹上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疏傳大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疏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以有因於

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 疏 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三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

武成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 疏 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疏 傳逋亡至大姦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

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王字下讀爲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略○遏烏末反召上照反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成天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

疏 傳冕服至天命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度民危害無爲神羞辱○相息亮反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忍反注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其後以北起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疏 既戊午至我師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

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可至畢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辟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王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　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著張略反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因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

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
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
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
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
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
色相副是以知之
是説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旦反 **疏**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
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
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
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
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
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
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

論以錢爲王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
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
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
音以債責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疏**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
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
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
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
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
言所謂也悅是勸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
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
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
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
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
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
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疏）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井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揔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同畧之耳**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鴆反治直吏反

（疏）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祿父下音甫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

疏武王至洪範　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殷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

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洪範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荅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脩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　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協上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彝以之反

疏 惟十至攸叙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叙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

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隲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大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五行户庚反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不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與也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錫星歷反

疏　箕子至攸叙　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

得其次叙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 正
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
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汩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
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
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
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傳畀
與至以敗 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
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
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
書謂之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
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
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
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
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
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 正
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
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

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叙 正義
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
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
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
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
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
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
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
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
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
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
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
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
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
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書之前常
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踈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

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叙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 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次六曰乂用三德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巳上禹所第叙○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巳上時掌反禹所第叙馬云從五行巳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巳下皆洛書文也

疏 初一至六極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傳皇大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

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至第叙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叙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

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洪範

一類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　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　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来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来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来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溼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　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漑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濵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　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　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　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　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

容儀○貌本亦作須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視常止反徐市止反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貌曰恭儼恪○儼魚檢反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諦○諦音帝思曰睿必通於微○睿悅歲反馬云通也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哲之舌反徐丁列反又之世反聰作謀所謀成當○成當丁浪反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卽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摠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　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

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　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

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君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士卒子忽反

疏三八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

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盗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来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盗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来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冝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盗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説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揔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

○傳主空土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来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

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

疏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揔曆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傳二十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

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内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疏〕

五皇極至作極　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効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

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歛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歛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録叙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者可進用大法受之○罹馬力馳反又来多反之行下孟反**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好呼報反下人遐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歧高反

疏　凡厥至高明

正義曰又説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録叙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傳民戢至叙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

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録叙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録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叙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禄　正義曰安汝顔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禄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禄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禄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黒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煢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彊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禄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禄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爲于僞反

疏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禄富之又復以善道接

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秘舊本作頗普多反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闢婢亦反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辨治○平婢緜反治直吏反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無偏至有極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

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辨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以近附近之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曰皇至下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天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及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能治直吏

反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協反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俻珍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它得反馬云惡也

疏六三德至僭忒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叙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知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

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蓍音尸 **乃命卜筮** 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 **曰蒙** 蒙陰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 **曰驛** 氣落驛不連屬○驛音亦注同屬音燭 **曰克** 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卜筮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從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喚反龜筮共

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疏七稽至之言　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　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　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

義故以霁爲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霁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減如雲陰霁天氣下地不瞑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霁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横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内卦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内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内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黄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

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　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庶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彼群臣群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

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摠群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　正義曰人主與卿上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　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　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

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
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
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
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
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
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
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
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
事内謂國内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
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
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
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
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吉筮而得吉必
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
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
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
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
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
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卿
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
三從之内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
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
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
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
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
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
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
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
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
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
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
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
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
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

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揔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叙美行之驗曰咎徵叙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暘音陽乾音干煖乃管反以長丁丈反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叙

（疏）曰雨至無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来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

寒冬當晰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各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盍立用大中則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傳言五至庶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叙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木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 叙美行之驗○行下孟反

曰肅時雨若 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暘若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政治其職皆同

曰哲時燠若 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疏 曰休徵至風若 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

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
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晳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
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叙庶草蕃廡也**曰咎徵**
叙惡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
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豫羊庶反徐又
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
風順之

疏曰咎徵至風若　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
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
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
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
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
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
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
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晳也心無
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
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
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晳故爲遲惰
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
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瞀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
瞀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曰**

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揔群吏如歲兼四時○省悉井反**卿士惟月**卿士各有
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
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
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
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疏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臣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能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揔群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群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庶民至風雨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

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一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二十五度

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

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一音之舌反**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尫劣○尫烏黃反

【疏】九五福至曰弱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之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尫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夭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齓曰凶未冠曰

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尩劣　正義曰尩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分器扶問反注同

疏武王至分器　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叙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拜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　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召公時照反後召公皆放此旅獒陳道義

疏西旅至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

遠不服○賄呼罪反西旅厎貢厥獒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厎
之履反之長丁丈反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
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
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
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
獨旅也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
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
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
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
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
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

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
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
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
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爲異 正義
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
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
國以大爲異故貢之也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愼
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
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以供音恭下爲于僞反侈
昌氏反又式氏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疏】曰嗚呼至展親 正

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愼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瑶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爲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宝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宝玉分同姓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不易羊隻反

德盛不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易以豉反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旅獒

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疏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声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喪息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洽生民○觀官喚反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不役至人安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

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産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勸道　正義曰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安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　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　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行。○行下孟反累劣僞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一云八尺曰仞虧曲爲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爲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揔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

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伯作

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鋭反圻音祈疏巢伯至巢

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
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
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
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
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
南方之國今闕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
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
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
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
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疏武王至金縢 正義曰武王有
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
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
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
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
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
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
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
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
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
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
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 正義
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
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告王差之事也
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彼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

叙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叙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忬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戚千歷反

公乃自以爲功 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

爲三壇同墠 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又反下同

疏 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己事除地爲墠墠内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内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

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己事　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　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内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　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音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勑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爲至虐暴 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録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

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来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　正義曰告神稱子於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　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羊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

疏　乃卜至乃瘳　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

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
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
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
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
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
因至而吉　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
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
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
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
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
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
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
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
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
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
公視至必愈　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
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
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釁也尊者視兆象
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
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
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
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　正義
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
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
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
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
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
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

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喪蘇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擘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

疏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公於成王之丗為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及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簒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至成王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

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穫戶郭反**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拔皮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徐音始銳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

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冲直忠反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

【疏】秋大至大熟　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襃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内恐也○

金縢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幷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銜反視

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亮反注同誥本亦作弃

疏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揔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疑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則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傳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疏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

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説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説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邦多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難乃旦反

延洪惟我幼沖人 凶害大惟累我幼童人

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僞反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忍反

巳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巳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絶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

疏 王若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己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己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傳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政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

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祿父音甫後同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瑕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疏　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

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上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安耳。傳言殷至復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或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上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爲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爲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

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逋布吾反爾庶邦君越庶士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
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
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
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
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
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
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
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
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
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

大誥

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
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
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
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
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
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
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
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
衆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
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
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
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
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
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
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
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
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卜　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故頑反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造爲也徐云遺也

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卬五剛反我也

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毖音秘

疏肆予冲至圖功　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爲天下役事揔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　正義曰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

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己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己**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相息亮反**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父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悉井反**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閟音秘**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方鬼反**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疏 已予至丕基 ○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

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閟慎至太平　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之難乃旦反下爲難同**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厎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

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厥考翼**乎○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户郭反**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王曰若至弗救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

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　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由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厎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傳其父至棄之　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葢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

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易以豉反

疏　王曰嗚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原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　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　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　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

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勇反**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僭子念反

【疏】予永至若茲 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至不從 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卜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

疏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絶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　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迁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微子之命　正義曰令爲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征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

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撫民以寛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裔以制反**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聞如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

疏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　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篤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
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蕃方元反本亦作藩
疏慎乃服命　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
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夫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
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世世享德萬邦作
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
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穎役頃

反穗似醉反本亦作遂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
歸禾亡疏唐叔至歸禾　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禾下異畝壠上同穎穗以
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
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
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
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不知其所食邑內得異
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
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
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
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
書傳爲說也○傳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
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

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疏周公至嘉禾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頴之禾遂名爲

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十三